

红色记忆

麻村柴家：一个家族的红色记忆（上）

■王秀梅



麻村地下党支部旧址，原为典型四合院，现存北房、东厢房及南房

3对为夫妻。6名男性分别是柴生滋、柴生湘、柴生渐、柴生冷、柴生治、柴生洛，皆为同族兄弟，前4人为堂兄弟；4名女性分别是柴生滋妻子孙桂枝、柴生渐妻子冯玉秀、柴生洛妻子朱竹青，以及柴生滋弟媳、人称五奶奶的申桂香。

太阳的万道金光，当头倾泻下来，晃得人不敢睁眼。柴江斌拿着表格的手有些颤抖，身体阵阵发冷似打战。那几页薄纸，似乎有着类似千钧的分量。

在那异常复杂、异常残酷、异常危险的环境中，爷爷奶奶们加入地下党，意味着随时可能被捕、杀头！是什么样的信念和力量，支撑他们在那个年代不畏暗夜、信念前行？

“柴家爷爷奶奶这辈出了十名地下党员，一直没人关注，因为掌握党员信息的人，不了解他们的家族关系；而村里人忙着种地过日子，对这些不是很关心。”柴江斌说。

走访中遇到的一些事，让柴江斌心生不安。他曾询问家族中的同辈或后代：听说过家里人闹革命的故事吗？回答他的，大部分是“没听说过”或“不是很清楚”。

对住在家对门的“石桥奶奶”朱竹青——晋南农村常用“娘家村名加称谓”指代已婚女性，朱竹青娘家石桥村，故称“石桥奶奶”——柴江斌小时候印象很深：一双被裹成粽子样的小脚，走起路来捣蒜般频频点地，身体也随之左摇右晃，让人担心她分分钟可能跌倒在地。“石桥奶奶”喜欢抽旱烟，经常坐在院门前碌碡上，一边磕着烟袋锅，一边高声训斥老实巴实的儿子。柴江斌没有想到，他眼中火爆脾气的老脚奶奶，竟是在白色恐怖中为党秘密工作的地下党员！

柴江斌和村中的小伙伴，小时候见过爷爷奶奶们像别的庄稼汉一样扶犁种地，像别的农村妇女一样纺线织布，他们鲜为人知的人生另一面，被时间“雪藏”起来，不为外界所知，直至他们去了另一个世界，也带走了各自的人生故事。

往事如云如烟，渐渐变得稀疏、稀薄得如这春日空气中的花香，若有若无，时断时续，如果不屏息嗅闻，如果不仔细分辨，你会忽略甚至怀疑这香气的存在。

“作为家族后人，你自己都不清楚先辈们做了啥，还谈什么弘扬红色文化。”柴江斌说话的语气尽量平静，但作者还是感到了他话语里的无奈与沉重。

工作之余，柴江斌将更多精力投入资料搜集，并发动家族成员们回忆搜集爷爷奶奶们的生活点滴，梳理后制作成短视频，发到网上。2022年，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柴江斌将十名党员爷爷奶奶的故事，制作成的短视频《我的爷爷奶奶们》，在山西省革命文物故事宣讲中获得入围奖。

接下来的日子里，柴江斌依然忙里忙外，走访知情人。就在搜集走访的过程中，8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裹挟着风雨腥风与烽火硝烟，渐渐清晰起来……

红色幼苗，在敌人眼皮底下“倔强”出生

1938年，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较量，在中条山北麓的虞乡县（永济、虞乡原分别设县，后两县合并为永虞县，即今山西省永济市前身）艰难展开。中国军队和优秀的永济儿女奋起御侮，寸土山河，寸寸血。3月7日，虞乡被沿同蒲铁路南下的日军攻陷，5月17日，中国军队收复虞乡，8月8日，虞乡再度沦陷，这方土地自此陷入苦难深重的暗夜。虞乡城南“血泪井”、杨园村活人充枪靶、麦黄董村遭劫难、蒲州城里“阎王殿”……尧天舜日的蒲坂大地，一时变成人间地狱。面对日寇的凶残，秘密的蒲坂儿女没有屈服，他们拿起刀枪，秘密组织抗日武装，打击侵略者。

为加强党对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早在1937年7月，中共运城特委根据省委指示，成立了以薛克忠为支部书记的中共虞乡县临时支部（又名中共虞乡县特别支部），这是在虞乡县单独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连同上级和外地区党组织派来的党员，党支部共有12名党员，虞乡自卫队队长柴生滋是其中之一。

1953年，柴生滋在本人历史自述的开头解释，参加革命用的是假名，“因在抗日战争中，怕家人受到敌人残杀，所以换为假名张英高。”

柴生滋的组织关系，不在麻村党支部，但

他是麻村较早入党的党员。“晋西事变”后，柴生滋返回麻村坚持地下斗争5年，在他影响下，一些家族成员相继入党。

正因为柴生滋返乡，才有了后来的麻村党支部，他像一枚火种，引燃了麻村革命的火焰。但也是这次返乡，让柴生滋后来的人生之路横生逆波。

柴生滋返乡，要从虞乡自卫队改编为山西新军说起。

为提高对日作战能力，当时由共产党实际控制的牺盟会，在全省范围内组建山西新军，并将各地自卫队纳入山西新军系列。山西新军212旅主要是在山西运城编成，时任旅长孙定国，山东牟平人，军事才干卓异，善做思想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哲学研究，曾任中央党校党委委员、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是一位集军事家、哲学家、演说家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1939年7月，虞乡自卫队改编为山西新军212旅56团3营。此时的柴生滋，政治军事各方面更加成熟，担任9连指导员。

山西新军使用国民革命军阎锡山部的番号 and 军衔，建立的是人民军队的组织体系，政治委员（指导员）为部队各级最高首长。山西新军除参加“百团大战”和山西地区反扫荡等军事斗争外，还为八路军源源不断输送大量兵源。牺盟会的裂变式增长和山西新军的迅速壮大，引发阎锡山恐慌，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命令阎军从背后突袭山西新军，发动“晋西事变”，成为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开端。

“晋西事变”后，柴生滋所在部队从稷山向晋东南太岳根据地转移，不料中途受阻，转移没有成功。为保存力量，按照组织安排，柴生滋和带手枪的其他十几名队员，暂时返回各自家乡，坚持地下斗争。

1942年，中共太岳三地委派人员来到麻村，与柴生滋取得联系。随后中共虞联合县委书记曹声宣来到麻村，向柴生滋下达了“抓紧发展党员、在麻村成立党组织”的党建工作指示。同年，曹声宣发展柴生滋妻子孙桂枝入党，孙桂枝又发展她媳、同大院生活的申桂香入党。柴生滋也于同年入党。1943年7月，麻村地下党支部成立，孙桂枝为支部书记，申桂香为宣传委员，柴生滋为组织委员。

麻村距日军重兵驻守的虞乡县城只有5公里，日伪的摩托车宪兵队，接到情报只消20分钟即可杀进村庄，是日伪统治的中心区域。麻村地下党支部，这棵红色的抗日幼苗，在日伪眼皮底下“倔强”出生！它的“破土而出”与之后的顽强斗争，宣示了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的血性，让日伪胆战心惊的同时，也点亮了敌占区百姓心头的希望之火。

此时的柴生滋，不是一名普通党员，而是具有5年党龄、正连职务的老党员，无论从斗争经验、工作能力、文化程度分析，柴生滋更胜任支部书记职务，而根据永济党史资料记载，他在麻村党支部没有担任职务。为何如此安排，最可能的解释是：这是组织意图，柴生滋在麻村的身份，相当于上级党组织委派的驻村干部，负责具体指导支部工作。麻村的抗日对敌斗争，一直十分有效，想来这与麻村背后有上级党组织的有力指导、柴生滋的出谋划策有关。

选择在麻村成立党组织，另一原因是该村群众基础较好。抗战初期，桥头镇尚志村党员尚洛宾，以行医为掩护，在麻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住在柴生湘家并发展柴生湘入党，同时酝酿成立了贫农小组。本村青年薛步礼、薛联斌，分别在运城、芮城加入党组织。另有刘登科、杨永照等十多名麻村青年，志愿参加山西青年决死队和虞乡人民武装自卫总队。这些满腔热血的青年人，留在永济党史文献资料中的记载，不过片言只语或只有姓名，更多史实已无从打捞——太多的凡人往事如黄河细沙，湮没于幽暗隐秘的历史河床深处。

柴生滋家成为当时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落脚点和主要活动地点。家里北房的二层阁楼，距地面3米左右，可容十多个人藏身，曾经藏过地下党员和受伤休养的干部。

如今，西侧阁楼已拆除，东侧阁楼还保留着原貌。笔者在主人陪同下，沿着扶梯上到阁楼，只见阁楼地板距屋顶约两米，面积与底层等同，空间很宽敞；由于阁楼外侧的彩色木格围挡和仰视视角受限，若藏身阁楼内侧，立于屋内地面上的人，确实很难发现阁楼上面的秘密。

1945年8月，组织调柴生滋回太岳三地

委根据地工作，柴生滋再次离开家乡。唯一的儿子柴兴华，刚满17岁，也跟着父亲参加了革命。根据另一党员柴生治的回忆材料，当时为蒙蔽敌人，还上演了一场“假出殡”：按照柴生滋安排，在他离村几天后，有人找到妻子孙桂枝报丧，说他过黄河赴陕西寻找干亲途中不幸落河身亡。孙桂枝假戏真做，大放悲声，在家中搭设灵棚，亲朋好友都来吊唁，每逢节日也焚香祭奠，村民都信以为真，掩护了柴生滋顺利转入敌后工作。

1948年，在闻喜后宫整党中，有人提出柴生滋“晋西事变”后返回麻村，不能提供书面手续，说他是思想动摇，给予降职处分，将党龄减少7年。后经查证证明，柴生滋返乡确属组织安排，于是很快恢复了他的党龄和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柴生滋任永济县劳动局局长多年。

柴江斌说，爷爷是提前离开工作岗位，原因竟然是不愿被提拔。

有次组织找柴生滋谈话，想提拔他到副县长岗位上工作，柴生滋觉得为难：作为党员，从来都是服从组织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可他担心自己只有初中文化，不能胜任岗位要求，会误事。“那个同事整天拿本字典背，我文化赶不上他。”他干脆铺盖卷一卷，骑上那辆自行车，回了麻村。柴生滋懂些中医，村民有头疼脑热的找他，他就配些冰片之类，免费给村民治病。

给官不当，在时人看来会觉得难以理解，甚至有些匪夷所思，但老革命柴生滋想的是：自己当不当官，不要紧；不能误了党和政府的大事，这个要紧。

1984年，柴生滋在麻村病逝，享年76岁。“爷爷的履历表上，证明人高功叔、薛克忠、贾启允、曹声宣、任明道，都是从河东走出的老革命，百度上可以查到。爷爷带领家族成员集体入党，我觉得爷爷很伟大。”柴江斌通过微信发来爷爷的履历表，如是感叹。

“掺沙子”与惩戒奸奸

抗战期间，虞乡县城有日军一个中队驻守，另有相当营建制，包括5个中队的日伪军警备大队。麻村距离虞乡县城很近，是日伪统治的核心区域。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成立后的中共麻村地下支部与日伪敌顽斗智斗勇，战果丰硕。

为争取民众对抗敌的支持，麻村的地下党员们采取“掺沙子”办法，把党员和积极分子选进麻村权力机构，取得村庄大话语权，然后发动群众开展“合理负担”运动，减轻贫农负担。

麻村位于交通干线同蒲铁路以北、虞乡县城东北方向，村庄周围有弯弯河、姚温渠流过，地势低洼，多盐碱滩涂，每逢雨季，村庄常常被淹，庄稼收成没有保证。当时，“南府”为日伪政权，驻虞乡县城；“北府”是阎锡山政府，流亡在临晋、万荣。日伪蒋阎以及地面上的大小土豪流氓，都向农民伸手，苛捐杂税繁重。起初，村政权为地主乡绅掌控，税赋按地亩均摊。“富占流油田，穷占烂碱滩”，地主乡绅为转嫁负担，手中只留肥田，将贫瘠地连带必须缴纳的“上粮”租给贫农耕种，贫苦农民负重如牛，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党员与积极分子分头串联，争取选票，让党员柴生滋当上村长，入党积极分子柴生治当上副长。“掺沙子”成功后，他们开展“合理负担”运动，按按地亩摊税改为按土地数量、好坏征收，减轻了贫农负担。在征缴上，他们对日伪“南府”软磨推拖，敌人催得实在紧了，就送上一些；对阎顽“北府”，则明送暗截，当运粮车路过村北滩地时，扮成匪徒半路截走。

为铲除奸奸同时又保护地下党组织不致暴露，麻村党支部授意抗日骨干结盟为“七兄弟”开展活动，“七兄弟”包括麻村柴生渐（老大）、柴生治（老二）、柴生冷（老四）、曹安全（老五）、许增谦（老七），另有在麻村开肉铺的北梯村孙致文（老三），在麻村扛长工的大屯村阎仁仁（老六）。

有个姓王的便衣汉奸，经常横行乡里，为非作歹，奸污妇女。这天他又到麻村逼款。村长柴生渐与阎长柴生治商量，天黑后要趁夜色把这个恶霸除掉。柴生渐先把汉奸带到村公所，热情招待。不一会儿，柴生治来了，对汉奸说：“房子安排好了，我领你去休息吧。”两人把汉奸带往柴生渐家。刚进大门，柴生渐猛地从后面把汉奸搂腰抱住，门后闪出柴生冷和景恩选，一个用烂布塞住汉奸嘴巴，一个用麻绳套住汉奸脖子，麻绳飞快地拉紧，汉奸挣扎几下就软瘫倒地。4人把汉奸尸体抬到晋村北洋井跟前，捆上一块大石头，扔进废弃的旱井中。后来鬼子派人到处搜寻，终无结果，只得不了了之。

麻村另有一个汉奸，在日伪警备队当班长，酗酒好色，胡作非为。当年秋雨连绵，到处水汪汪一片。一天深夜，阎长柴生治把他捆绑起来，投入水中淹死，第二天以“酒醉夜行迷路，失足落水身亡”呈报，瞒过了敌人。

除奸铲恶，让麻村村民人心大快，麻村成为中条山下的“微缩版”根据地。1947年2月，上级组织通知麻村党支部，做好解放头乡的全面准备。支部发动30多名青壮年分头准备粮草，又派人将县城周围地形及城内敌情侦察清楚。4月22日，战斗打响在即，前线指挥部就设在麻村。太岳第五军分区指挥员王耀、陈捷弟及后来担任永济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的郭久长，傍晚时来到麻村，部署战斗安排，第二天一举解放虞乡。

麻村党支部，是日伪无法剔除的肉中刺，是滩地最耀眼的那抹红，是麻村人心中如巍巍中条般牢靠的大山！

运城地名故事

本栏目与运城市民政局联办

盐湖区西城街道的杜家村，是以家族姓氏命名的村庄。从村名可见“杜”家在杜家村的始端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只可惜，家道中落，遗留下来的痕迹不那么清晰了。

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村里曾经有一座很完整的“城堡”，夯土结构，砖砌门垛，虽横竖尺寸规模皆无优于昔年的运城城墙，却也方方正正，长宽二三百米，高也有二三层楼之擎。

这，是不是当时杜家的“家院”？一时不可考证，历史悠久到漫漶了最初的胎记。

后来居上的家族，一个是康家，明代进士康四海，官居江西按察使；一个是姚家，姚如松和姚诚立祖孙二人。康四海的家族轨迹，目前尚待考证。倒是“姚”家有着清晰较翔实的记载。

姚如松，山西安邑人，岁贡，嘉靖间任泽乡。规画溢水堰，栽植蔡侯墓，摄吕家。廉明刚直，有惠政，民德之。擢通渭令去。祀名宦。

姚诚立，山西安邑人，进士，如松之孙。万历二十九年（1601）来令洋。慈祥恺悌，正直公廉，建尊经阁，创蔡伦祠，刊《谕洋民家训》，著《作民要诀》，德惠所征，瑞麦嘉禾叠见。历官广西按察使司。士民崇其祖孙绍绪，仿宋韩公父子（韩亿、韩缜）袭美堂故事，作继美亭于县治前，立石以纪其盛云。祀名宦。

——《光绪洋县志》卷八《官吏传》

在清代，书香门第中祖孙皆为官十分寻常，但祖孙先后在同一地为官就不常见了，且在同一地为官都留下了“廉”的名声实属罕见。

在宋代，参见政事韩亿与开封府知府、龙图阁直学士韩缜父子曾先后做过洋州知州，洋县人民为韩公父子建袭美堂以颂其德；姚如松、姚诚立祖孙先后在洋县为官，到了清代，洋县人民依前例又为姚家祖孙建继美亭，成为洋县历史上的一件美事。

暮年的姚诚立，告老而还乡，卒于崇祯十二年春，去世后葬于杜家村东。乾隆版的《解州安邑县志》有“四川按察使姚诚立墓在运城西五里杜家村东”之记载。

那么，如今的姚家、姚家人之踪迹呢？在杜家村一村民家中意外发现了“地契”旁证显示，姚家后裔姚长盛于民国时期将院宅财产最后一次变卖，举家迁出了杜家村。家道中落抑或战乱？

所幸，其故宅尚有遗存，即坐落于现今杜家村的南北大街七条巷的“姚家绣楼”。这栋现存建筑，面宽三间，进深两椽，系单檐悬山悬山顶结构。屋内结构，三间设置，横椽竖梁，两边间有阁楼层的残存，部分有坍塌痕迹。梁记显示重建于道光三年。

据村中老年人讲，此建筑为姚诚立故居的“姚家花园”仅存部分。人民公社时期，尚占地数亩，是数十间房舍的完整独立院落。主屋“文革”时被毁掉。后来院落整体被占用，成村集体饲养牲口的“马号”，如今为村民作院宅分占。

而崇祯年间姚诚立为家乡盐池所作的《河东盐池赋》石碑被控掘重现，矗立于池神庙内。在姚诚立的墓下，大量的盐池记忆被展开，精美的辞章连同饱满的感情恣意汪洋。

2024年3月，《关于将明代廉吏四川按察使姚诚立运城故宅列为市级文物保护物的提案》被运城市政协评为2023年度优秀提案。

杜家村，一个只有800余口人的小村，肇始于杜家，广大于姚家，如今百家竞发，再造功名。



10月11日，稷山县的市民在参观“中国历史题材美术展暨后稷文化实物展”。此次展出的中华文明史诗美术、红色题材美术及后稷文化实物共有三大板块，1000余件珍贵实物，反映了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红色题材美术部分，透过一件件珍贵的版画、宣传画、书籍、报刊等，展现了一个个真实感人的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辉煌胜利；后稷文化实物部分，通过书画、非遗珍品、民间文物等3个板块实物展示，展现了民间工艺美术的创新传承、民间文化的发展繁荣。

特约摄影 栗卢建 摄

公益演出走进陶村

本报讯（记者 赵卓青）为弘扬关心爱护老年人的光荣传统，营造尊老敬老的良好社会风尚，“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学雷锋志愿者于10月12日上午走进盐湖区陶村进行公益演出活动，为老人们送上节日祝福，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活动由市文化馆、陶村党支部村委共同举办，舞蹈《盛世欢歌》、二重唱《九艳阳天》《梦里的中国红》、蒲剧《焦裕禄》选段、戏曲联唱《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女声独唱《春风万里》《芦花》、男声独唱《孝顺父母不能等待》《我的陶村老家》、魔术表演、女声小合唱《好多人》、电吹管演奏《杨鞭催马运粮忙》、混声小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等深受老年人喜爱的节目，一一上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本次活动不仅丰富了老年人的文化生活，也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受到了尊老敬老的美好氛围，深受群众欢迎。

本版责编 赵卓青 校对 李楠 美编 冯潇楠